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

苏联文学名著

〔苏〕尼·阿·奥斯特洛夫斯基

海天出版社

I 512.45

A38C

·苏联文学名著·

[苏]尼·阿·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(全译本)

马海燕 李 定 陆嘉琦 袁永乐 译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/(苏)奥斯特洛夫斯基著.马海燕,李定等译. - 深圳:海天出版社,1996.10
(2000.9 重印)

ISBN 7-80615-381-0

I. 钢… II. ①奥… ②马… ③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苏联-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4857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责任编辑:周景芳 薛亮 李桥

封面设计:王卫东 责任技编:王颖

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2 次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15.375

字数:406 千 印数:85000-95000 册

定价:18.8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第一卷

第一章

“过节之前，你们当中谁上我家补考的，统统都给我站起来！”

那个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，身着神甫长袍，模样虚胖的人疾言厉色地瞪着他的学生们。

四个男生和两个女生从长木椅上站了起来。神甫的小眼睛里射出凶光，好像真要把这六个孩子的胸口刺穿似的。孩子们胆怯地望着他。

“你们先坐下。”神甫朝女孩子挥了挥手。

两个女孩急忙坐下，松了一口气。

瓦西里神甫的小眼睛移到四个男孩身上。

“来，过来，你们这些活宝！”

瓦西里神甫站起身子，推开椅子，走到挤成一团的孩子们面前。

“你们这些无赖，谁是抽烟的？”

他们四个一起小声回答道：

“我们不会抽烟，神甫。”

神甫的脸气得通红。

“混蛋，不会抽，那么是谁把烟末子放进面团里去的？不会抽烟？那好办，我们现在就来查查！把你们的口袋统统给我翻过来！快点翻！听见没有？快点！”

三个孩子——把自己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，放到桌上。

神甫仔仔细细地查看口袋里的每个接缝，寻找残留在接缝里的烟末子，但什么也没有找到。接着，他开始检查第四个男孩。这男孩子长着一双黑黑的眼睛，穿着灰色的衬衣和在膝盖处打着补丁的蓝裤子。

“你干吗像个木头人一样，站着不动？”

黑眼睛的小男孩强忍着内心的憎恨，看着神甫，嘟哝着答道：

“我身上没有口袋。”他的两只手在缝牢的袋口边上抹了抹。

“哦，没有口袋！你以为这样做，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了。是谁把面团给糟蹋了？你以为你还可以留在学校里再读下去？不，你这个混账东西。这回你等着瞧吧。上次是你老娘求情才把你留下来，这回可没门。你滚出去！”他使劲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拉到走廊上，随手关上了门。

教室里一片肃静，男生女生个个都缩成一团。大家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把保尔·柯察金赶出去？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扎·布鲁扎克心中清楚。那天他们六个差生去神甫家补考，在厨房里等神甫时，保尔将一把烟末子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面团里。

被赶出教室的保尔坐在门廊最下面一级的台阶上。他想，该怎么回家去呢？怎样跟妈妈说呢？妈妈在税务监察官家当厨娘，从早忙到晚。

保尔眼泪汪汪，呜咽吞声。

“现在我该怎么办？这个该死的神甫。我干吗要给他撒烟末子？全是谢廖扎出的歪点子。”来，’他说，‘给这个老混蛋撒上一把烟末子。’我们就这么干了。谢廖扎倒没事，而我呢，说不定要被开除。”

保尔对瓦西里神甫早就怀恨在心。一次，他跟米什卡·列夫丘科夫打架，结果他被罚关晚学，不准回家吃午饭。老师怕他一个人在教室里瞎胡闹，就把这个淘气的家伙领到高年级同学那

儿，叫他坐在最后一排的长椅上。

当时，一个个子瘦小，身着黑色上衣的老师，正在讲述地球和星球。保尔听到老师说，地球已经有几百万年了，星星也跟地球一样有几百万年了。保尔听得目瞪口呆。他感到很新奇，甚至想站起身来告诉老师：“神学书上可不是这么讲的。”但是他怕挨骂，不敢问。^{〔1〕}

神学这门课，神甫总是给保尔打五分（俄国学校评分标准分为五个等级。五分为最高得分。——译者）。所有的祷告词，以及《新约》和《旧约》，他都记得很熟；上帝哪一天创造什么，他是记得一清二楚的。保尔决定要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。后来在上第一节神学课时，神甫刚在椅子上坐下，保尔就举起了手，得到允许后便站起身子说：“神甫，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，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，而不像神学书上说的是五千……”瓦西里神甫顿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打断了保尔的话。

“小杂种，你说什么？你是这样学神学的！”

保尔还没来得及分辩，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，把他的头往墙上乱撞。接着又将保尔推到走廊上。可怜的保尔被撞得眼青鼻肿，吓得魂不附身。

为这件事，保尔也挨了母亲一顿痛骂。

第二天，母亲又赶到学校里，恳求瓦西里神甫让她的儿子回到班里上课。从此以后，保尔就对神甫怀恨在心。他既恨，却又怕。他从不允许别人对他稍有侮辱，当然一直记着神甫对他的那顿毒打，他强忍怒火，把仇恨埋在心底。

以后保尔又多次受到瓦西里神甫莫名其妙的侮辱，譬如说，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神甫就把他赶出教室，一连几个礼拜罚他站墙角，平时也从来不问他的功课。这样，他和一些差生在复活节前只好上神甫家补考。在神甫家的厨房里，他把烟末子掺进了过节用的面团里。

这件事谁也没看到，可是神甫很快就猜出是谁干的。

……下课了，孩子们都涌到院子里，团团围住保尔。保尔愁眉苦脸，一声不吭。谢廖扎·布鲁扎克没有从教室里走出来，他觉得这是他的过错，但是他又无法帮助他的同窗好友。

校长叶夫列姆·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办公室的窗口里伸出脑袋，他那浑厚的男低音着实把保尔吓了一跳。

“叫柯察金马上过来！”他高喊着。

保尔朝教师办公室走去，他的心在怦怦乱跳。



车站餐厅的老板是个年纪不轻的人，两眼无神，面色苍白，他瞥了一眼站在一旁的保尔。

“他几岁了？”

“十二岁。”保尔的母亲回答说。

“好吧，就让他留下来。条件是这样的：每月八个卢布，上班时管饭；连着干一天一夜后，在家歇一天一夜；不许偷东西。”

“瞧您说的，这哪能会呢？我担保，他不会偷东西的。”母亲战战兢兢地说道。

“好，那就让他今天先干起来吧，”老板说完，便转过身去吩咐站在一旁的女招待：“济娜，把这男孩带到洗盘间去，叫弗萝夏让他干原先格里什卡干的活。”

正在切火腿的女招待立刻放下刀，朝保尔点点头，领着他穿过店堂朝洗盘间的边门走去。保尔紧紧跟在她的身后，母亲也急匆匆地赶过来嘟嘟囔囔地叮嘱保尔说：“保夫卢沙，你要好好地干呀，可别丢脸。”

母亲用忧郁的目光送走儿子后，才朝店门口走去。

洗盘间的活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桌子上的盆盘刀叉叠成一大堆。好几个女帮工用搭在肩上的大毛巾不停地擦拭着这些餐具。

一个年龄比保尔稍大一点，留着一头乱蓬蓬红发的男孩，在

两只大茶炉跟前忙来忙去。洗餐具的大木盆里盛满开水，屋子里雾气腾腾，保尔刚跨进门时，几乎连女帮工们的脸都看不清。他不知所措地站着，不知道该干什么，该往哪儿去。

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餐具的女帮工跟前，拍拍她的肩膀说：

“弗萝夏，这个新来的男孩归你管，让他顶替格里什卡。你给他说说要干哪些活。”

济娜又指着那个叫弗萝夏的女人对保尔说：“她是这儿带班的。她叫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。”她一转身便朝店堂走去。

“嗯。”保尔轻轻地应了一声，询问般地瞧着站在他面前的弗萝夏。

弗萝夏擦着额上的汗水，从上到下打量着保尔，似乎在琢磨着到底可以派些什么活给他。她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，用非常好听的嗓音说道：

“小家伙，你干的活不难，每天清早把这锅烧开，并保证从早到晚都得有开水。当然啦，你得劈柴火，还有这两个大茶炉，也是你的活；最忙的时候，你也来擦擦刀叉，倒倒脏水。活有的是，小家伙，要忙得你满头大汗呢。”她说的是一口科斯特罗马话，“a”这个音发得特别响，保尔听到她说话的声音，看到她那红润的脸庞和翘起的小鼻子，心里感到放松了些。

“这个大婶，看上去还挺好的。”他默默想着，鼓起勇气问弗萝夏：

“我现在干啥活，大婶？”他刚开口就顿住了。洗盘间里的女帮工们发出了哄堂大笑，笑声淹没了他的话。

“啊哈哈……！弗萝夏今天有一个侄子喽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弗萝夏比谁都笑得厉害。

保尔眼前一片雾气，他看不清弗萝夏的脸，其实弗萝夏才十八岁。

保尔难为情得要命，他只好转过身去问一个男孩：

“有啥活要我干的？”

那男孩嬉皮笑脸地回答说：

“你去问你的大婶吧，她全都会跟你说的。我是这儿的临时工。”说着他便转身朝厨房门口跑去。

“你过来，帮着擦擦叉子。”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帮工说，“笑什么笑？这个男孩有啥可笑的？给，拿好了，”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，“一端用牙咬住，再拉紧另一端，将叉齿在上面这样蹭来蹭去，叉子要擦得干干净净的，不许有一点点龌龊。做这种事我们是很小心的。来吃饭的大老爷们常常会翻来翻去地看这些叉子，要是上面有一点脏东西，那可要倒霉了，老板娘马上会炒你的鱿鱼，要你滚蛋。”

“啥，老板娘？”保尔有些弄糊涂了，“雇用我的老板不是个男的吗？”

那个女帮工笑了起来：

“小家伙，我们的老板是摆摆门面的，他怕老婆。这里都是听老板娘的。她今天不在，你干几天就会知道了。”

洗盘间的门打开了，进来三个跑堂的，每人都捧着一大摞脏餐具。

其中有个阔肩膀、斜眼、四方大脸的跑堂说：

“快点干，快点干。十二点钟的火车就要进站了，你们还磨磨蹭蹭的。”

他瞧了一下保尔，问道：

“这是谁？”

“是新来的。”弗萝夏回答说。

“哦，新来的。”他说，“喂，那就这样。”他将粗大有力的手搭在保尔肩上，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，“你要管好这两只大茶炉，你瞧，一个炉子没火了，另一个也快灭了。今天饶了你，要是明天再这样，当心吃耳光，懂吗？”

保尔只顾张罗茶炉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这是他第一天打工，干活从来没有这样卖力气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这儿不像在家里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。刚才那个斜眼说得很明白，要是不听话，就会挨耳光。

保尔将脱下的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，拼命扇炉子，能盛四桶水的大茶炉里很快就溅出火星。他一会儿提起脏水桶，飞快跑到排水坑边去倒脏水，一会儿给水锅下面加木柴，一会儿又将湿毛巾烘在水已烧开的大茶炉上。人家要他干啥他就干啥。一直忙到深夜，保尔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往下面的厨房走去。一个上了年纪叫阿尼西娅的女帮工看看消失在门外的保尔说：

“嘿，这个小家伙是不是有些不对劲，干起活来像发了疯似的。看起来，一定是家里没法过日子才要他来打工的。”

“是啊，这个小伙子干活挺不错，”弗萝夏说，“不用别人催。”

“要不了几天就会跑累的，”卢莎反驳说，“新来的都卖力……”

保尔奔来跑去忙了一个通宵，到早晨七点钟，他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。一个男孩来接班，保尔把两只水已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。男孩长得肥头大耳，一对小眼睛中露出一副无赖样。

男孩发觉所有的活计都弄得有条不紊，连大茶炉也烧开了，就把手往裤袋里一插，口中的唾沫在咬紧的牙缝间挤进挤出，发出“吱吱”的声音，同时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，朝保尔白了白眼睛，以一种不容辩驳的口气说：

“喂，你这个笨蛋，明早六点来接班。”

“干吗六点来？”保尔问，“该是七点钟接班。”

“人家怎样接班随人家去，而你，就得六点钟来。要是你再叽叽咕咕，我马上揍得你鼻青眼肿。你这小子放明白些，刚来打工就要摆臭架子呀。”

那些交了班的女帮工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两个男孩的舌战。

那个男孩的一副流氓腔激怒了保尔。他朝男孩逼近一步，打算狠狠地揍他一顿，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但是怕第一天上班就被解

雇，保尔没有这样干。他板着脸说道：“你哇喇哇喇乱嚷什么？别自讨苦吃。明天我七点钟来。想要打架，我是不会输给你的。你想试试的话，那就请吧。”

对手朝开水锅后退一步，惊讶地看着气呼呼的保尔。他没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，心中有点发怵。

“好吧，咱们走着瞧。”他嘟哝着。

第一天上班总算平安无事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保尔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以正当劳动赢得了休息的人。他现在已经有工作了，人家再也不会说他是只吃闲饭的人。

早晨的太阳懒洋洋地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升起来。保尔家的房子很快就看见了。就在前面，在列辛斯基庄园的旁边。

“妈妈大概已经起床了，而我才下班。”保尔心里这样想着，一边吹着口哨加快了步子，“学校把我开除出来也好。反正我不会让这个该死的神甫太平的，真想朝他的脸上吐唾沫。”保尔想着已经走到了家门口，他推开小篱笆门时，又想起来一件事，“对，还有那个长着一头浅灰头发的丑八怪，我一定要狠狠地揍他一顿，一定要。”⁽²⁾

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。见到儿子回来，她赶紧问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保尔回答。

母亲还想告诉他一件事情，但他已经明白了。从敞开着窗户里，看得到阿尔乔姆宽阔的背影。

“怎么，阿尔乔姆回来了？”他神色有些紧张。

“昨天回来的，他暂时住在家里，以后要去机车库干活。”

保尔犹豫地打开了房门。

一个身材魁梧、背对着他坐在桌子旁边的人，转过身来望了望保尔。哥哥两条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严厉的目光。

“啊，回来了？撒烟末子的好汉。好，好，真是好样的！”

保尔预感到兄弟之间的对话将不大痛快。

“阿尔乔姆已经都知道了，”保尔心想，“他准会骂我的，说不定还会揍我呢。”

保尔有点怕阿尔乔姆。

看起来阿尔乔姆并不想打人。他坐在木凳上，两只胳膊支在桌子上，目光盯着保尔，从这目光里流露出来的不知是讥讽，还是蔑视。

“这么说，你现在已经大学毕业，把所有功课都学完了，所以你要去干倒脏水的活儿了？”阿尔乔姆说道。

保尔双眼盯着一块有裂缝的地板，仔细观察着一枚冒出来的铁钉头。阿尔乔姆从桌旁站起，但走进厨房去了。

“看样子不会挨揍了。”保尔松了一口气。

喝茶的时候，阿尔乔姆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详详细细地问了保尔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。

保尔从头到尾原原本本讲了一遍。

“要是再这样下去，你准会变成一个小流氓。”母亲说得很是伤心，“唉，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呀？他这副样子到底像谁呀？我的上帝，这个孩子真让我活受罪。”她抱怨说。

阿尔乔姆推开空茶碗，对保尔说：

“好吧，兄弟。事情既然是这样了，那你以后也别再稀里糊涂了。干活别耍花招。该干的都要干好。要是你再让人家撵出来，我要好好地给你看看颜色。你要记牢。妈妈已经够操心的了。你这个鬼东西，到哪儿都惹麻烦，到哪儿都丢脸。今天就算啦。你先去做一年工，以后我再介绍你去机车库当学徒，学门手艺。一辈子给人家倒脏水算啥个人样？现在你还小，明年我去托托人，也许人家会收你。我的工作已经换到这儿来了。以后别让妈再去侍候别人，她给那些混账东西低头弯腰也弯够了。保尔，好好干个人样出来，看你的了。”

他直起高大健壮的身子，穿上搭在椅背上的那件上衣，对母亲说道：

“我有点事要办，出去个把钟头。”说完便一弯腰跨出了房门。

他到了院子里，经过窗户前时又说了一声：

“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。妈会拿给你的。”

※ ※ ※

车站餐厅日夜营业，从不间断。

这个铁路枢纽站联结着六条干线，因此车站上总是挤满了人群。只有到深更半夜，在两趟列车之间的空隙，这里才会安静两三个小时。每天有上百辆军用列车在这里开进开出。有从前线开来的，也有开到前线去的。从前线运来的是断腿缺手、破衣烂衫的伤员，送到前线去的是大批穿着一模一样的灰色军大衣的新兵。

保尔在餐厅里每天忙来忙去干了两个年头。这两年里，他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盘间。那地下室大厨房里的活儿忙得要命。干活的有二十来个人。十个跑堂从店堂到厨房穿梭来回，忙个不停。

保尔的工资从八个卢布加到十个卢布。这两年来他长结实了，同时也吃了不少苦头。在厨房里，烟熏火燎当了半年的下手。那里的领班不喜欢脾气倔强的保尔。他有权，经常打保尔的耳光。可领班又怕日后保尔会捅他一刀子，就重新将保尔赶回到洗盘间去。要不是保尔干活勤快，他早就被撵走了。

生意忙的时候，连上下楼梯都是三步并作两步走。他端着托盘，像发疯似地，一会儿下到厨房，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。

每到半夜，当餐厅的两个店堂开始静下来的时候，那些跑堂的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拼命赌钱。他们赌“二十一点”，赌“九点”。保尔不止一次看见堆在牌桌上的大堆纸币。对此，保尔并不大惊小怪。他知道，他们每人上一昼夜班，就能一卢布、半卢布地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。有了钱，他们就酗酒赌钱。

保尔非常憎恶这帮子人。

“这些该死的赌棍！”保尔心中咒骂着，“像阿尔乔姆，在钳工中也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，一个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，我才挣十个卢布；他们干一天就可以捞到一大把钱，这凭什么？他们不过就是端端酒菜、收收刀叉。有了钱就滥饮狂赌。”

保尔认为，这些人跟老板一样，都与他格格不入，是他的死对头。“这帮无赖，为了多捞外快，逢人就低头哈腰，而说不定他们住在城里的老婆和孩子却日子过得像大款一样，到处出风头。”

他们时而把穿校服的儿子领来让大伙儿瞧瞧，时而又把腰粗臀肥的婆娘带来。“他们袋中的钱或许比他们所伺候的阔老爷还要多。”保尔想着。他对夜间在厨房角落和储藏室里发生的事情也不感到奇怪。保尔很清楚，无论哪一个女帮工或者女招待，如果不肯廉价出卖自己的肉体给那些掌管实权的家伙，那么就休想再干下去。

保尔看到了现实生活的深处，看到了它的最底层。他要追求一个新的未来。望着这个深渊，保尔立刻感觉到有一股霉烂腐朽的淤泥湿气朝他扑来。

阿尔乔姆未能如愿以偿将兄弟弄到机车库去当学徒，因为那儿不收未满十五岁的童工。保尔企望有朝一日能离开这个鬼地方，机车库那幢被煤烟熏黑了的石头大房子正吸引着他。

保尔时常去阿尔乔姆那儿，时而跟着他去检查车辆。保尔总是想方设法要帮他干点活。

自从弗萝夏离开车站餐厅以后，保尔心里开始有一种惆怅的感觉。

这个爱笑的、无忧无虑的姑娘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。保尔到这时候才强烈地感受到，他与弗萝夏已经结下深厚的友情。可现在，每天清早他走进洗盘间时，一听到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帮工们的争斗吵骂声，一种空虚和孤独的感觉便油然而生。



半夜休息的时候，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，给炉膛里添加木柴。他眯起眼睛望着熊熊的炉火，暖暖的炉火使他感到很舒服。洗盘间里没有其他人。

保尔不知不觉又想到了弗萝夏，又回想起近来发生的事情，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当时的情景。

那是一个星期天，半夜里休息的时候，保尔下楼到厨房去。走到转道口，他出于好奇，爬上柴堆想看一看储藏室。通常总有一伙人聚在那儿赌钱。当时赌钱正赌得来劲。扎里瓦诺夫做庄，激动得满脸通红。

楼梯上响起一阵脚步声，保尔回过头去，看见普罗霍尔从上面走下来。保尔赶紧躲到楼梯下面，好让他走到厨房里去。楼梯下面漆黑一团，普罗霍尔看不到他。

普罗霍尔转了个弯，继续往下走，保尔看见他宽阔的背影和那个大脑袋。

另一个人顺着楼梯踩着碎步冲了下来。保尔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
“普罗霍尔，你等一下。”

普罗霍尔停住脚步，转过身朝上看了一眼。

“啥事？”他不耐烦地问一句。

脚步声从楼梯上传下来，保尔认出是弗萝夏。

她拉住那跑堂的袖子，压低着声音，结结巴巴说道：

“普罗霍尔，中尉给你的钱呢？”

普罗霍尔猛地一下子挣脱了胳膊。

“什么？钱？难道我没有给你？”他恶狠狠地回答得很粗暴。

“你要知道，他给的是三百卢布。”弗萝夏抑制着的嗓音中带着哭腔。

“你说是三百卢布？”普罗霍尔反唇相讥，“这么说，你想都

要？我说小姐，你要的这个价对一个洗盘子的女人来说，是不是太高了一点？依我看，给五十个卢布就已经足够了。想想看，你有多走运！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又受过教育的太太，还拿不到这么多的钱呢。哪儿有这样的大傻瓜，睡一个晚上付五十个卢布？你得说声谢谢才对呢。算了，我再给你一二十个卢布。不过以后你得放聪明点。钱有你挣的，我给你安排机会。”普罗霍尔抛出最后一句话，便转身走进厨房。

“你这个流氓，畜牲！”弗萝夏追骂着他，然后她头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起来。

保尔躲在楼梯下面的黑洞里，听到这场谈话，亲眼目睹浑身颤抖的弗萝夏将头往柴堆上乱撞，他心里立刻涌上一阵说不出来的滋味。保尔没有露面，也不做声，只是使劲地抓着楼梯的铁栏杆。不过，头脑却十分清醒。

“这帮该死的家伙，连她也给出卖了。唉，弗萝夏，弗萝夏……”

保尔对普罗霍尔越来越恨。他憎恨和厌恶周围的一切。

“唉，要是我力气大，一定要揍死这个无赖！我怎么不长得像阿尔乔姆那样高大，那样壮实？”

炉膛里的火焰一会儿窜起来，一会儿又暗下去。火苗不停地摇曳，汇合在一起，形成一条蓝色的长火舌；保尔觉得，似乎有一个人在取笑他，在朝他伸舌头。

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炉膛里不断发出木柴爆裂的噼啪声和水龙头有节奏的滴水声。

克利姆卡把最后一只平底锅擦得亮闪闪，放到架子上后，正擦着手。厨房里没有其他入。当班的大师傅和那些下手都到更衣室里去睡觉了。在这深更半夜，厨房里才会安静上三个小时。克利姆卡总是在这时候跑上来泡在保尔这里。这个厨房间里的小帮工跟黑眼睛的烧水工很谈得来。克利姆卡跑上来，看见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。保尔也在墙壁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头发乱蓬蓬的人

影，便头也不回地说：

“坐吧，克利姆卡。”

克利姆卡爬上柴堆，躺在上面，他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保尔，笑着说：

“嗨，你这是对着炉火在修炼功夫？”

保尔的目光似乎不太愿意地从火苗上移开，他那双闪亮的大眼睛望着克利姆卡。克利姆卡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难言的忧愁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好朋友的眼睛里流露出这种神色。

“保尔，你今天真有点怪……”他站了一会儿接着问道，“有啥烦心的事？”

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的身旁。

“没啥事情，”他闷声闷气地回答，“我在这儿干活心里不好受。”他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。

“你今天是怎么啦？”克利姆卡撑着胳膊接着问。

“你问我今天有啥烦心的事？自从我到这儿来干活的那天起，我心里就一直不好受。你瞧瞧，在这里人家是怎么对待咱们的。咱们像骆驼一样做死做活，到头来谁想揍你几个嘴巴子就赏你几个嘴巴子，没有一个人会保护你。老板雇咱们给他干活，而其他的人谁都有权揍咱们，他们有的是力气。就算你有三头六臂，也不能让每个人都高兴，只要有一个人稍不满意，你就得挨揍。你要想不让人家找茬儿，那你就得拼命把活儿干好，一刻不停地东奔西跑，只要有一点差错，肯定又是一顿耳光……”

克利姆卡吓了一跳，赶紧把话打断：

“别这么大声嚷嚷，要不有人走过会听见的。”

保尔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：

“听见就听见好了，反正我要离开这里！到铁路上去扫雪也比在这儿强。这儿……这儿不是人呆的地方。这帮痞子穿的是一条裤子。他们有的是钱。他们把咱们当作畜牲看。对那些女帮工，尤其是长得漂亮好看的姑娘，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。你不